

y u d a i z h o n g x u e s h e n g t a n s h i

与大中学生谈诗

任 桂 著

学林出版社

与大中学生谈诗

任 桂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大中学生谈诗:《诗歌常谈》增补本 / 任桂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10
ISBN 7-80668-360-7

I.与... II.任... III.诗歌-文学理论-青少年
读物 IV.I05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6921 号



与大中学生谈诗

作 者——任 桂

特约编辑——王 益

责任编辑——钱丽明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64515012 传真:64844088

印 刷——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9.75

字 数——18 万

版 次——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6000 册

书 号——ISBN 7-80668-360-7/I·96

定 价——16.80 元

作者简介

任桂，本名龚仁贵，湖北江陵纪南城人，1939年12月出生。196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湖北省特级教师。著有《诗歌常谈》、《语病常谈》等书，发表《‘文心雕龙·辨骚’发微》、《语文教学与系统论》等论文。

自序

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散文化的时代。自从一度崛起的“朦胧诗人”风流云散之后,诗歌在我国已经失去了最后的辉煌。梦寐以求的现代化尚待实现,社会生活仍处于“前现代”,而在文化领域中“后现代”话语却以其特有的平庸在不倦地解构传统中的一切神圣和庄严。人海茫茫,宦海茫茫,商海茫茫。利欲熏心,权欲熏心,物欲熏心。流行音乐,艳情电影。酒文化,茶文化。目迷,耳迷。消遣,挥霍。心摇,魂飞。女绿,男红。什么都需要,惟独不需要哲学,不需要诗。

然而,哲学是一个民族的最高智慧,诗则是生命存在的美丽之花。瑞典马悦然《纪念沈从文》说:“没有沈从文,世界就贫乏得多。”同样,没有哲学,世界就平庸得多;没有诗歌,世界就贫乏得多,也寂寞得多。《三国演义》开卷诗:“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是风景,也是历史的审视和

哲学的沉思。王维诗：“吹箫临极浦，日暮送夫君。湖上一回首，山青卷白云。”这是自然，也是心灵的颤动和诗情的慰藉。当山西交口县麻湾村二分之一的人患大骨病，病床上躺着“最可爱的人”——当年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72岁的李明——的时候；当因流氓罪而坐牢，曾几何时，以一曲《囚歌》而轰动歌坛的人物被“追星族”照追不误的时候；当北京市的公民们已经豢养了十万只狗的时候；当这时候，我们怎能没有哲学，没有诗？诗不是炸弹，不是旗帜，不是“饮食男女”，诗是人类心田的一杯甘露。我们怎么能没有诗？在这五千年文明的国度，在这十三亿人口的国度，在屈原、陶潜、杜甫、苏轼的故乡，怎么能没有诗？

正是基于这种感受，我在舌耕生活的余暇，写了这本《诗歌常谈》。是诗，伴我走过了苍白的少年，随我度过了坎坷的中年，又偕我步入了暮色苍茫的老年。《贵族之家》的尾声中，拉列夫茨基大声对自己说：“欢迎呀，寂寞的老年！毁掉吧，无用的生命！”在寂寞的老年已经到来，而无用的生命尚未毁灭之际，我谨以这本小书奉献给我相识和不相识的青少年，深交和浅交的朋友们，奉献给我在世的和已故的亲人们。

本书既不是专门的诗歌理论著作，这样的著作，大都过于深奥了；也不是纯粹的诗歌赏析之类，这样的书籍，文章也太泛滥了，太零碎了。它着眼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既较系统地介绍诗歌理论，又较广泛地鉴赏名家名作；用诗歌理论规范诗作鉴赏，又用诗作鉴赏印证诗歌理论；难

易适中,以求雅俗共赏,使读者在阅读中既受理论启迪,又获审美享受。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本书的理论基础是朱光潜先生的美学,格氏塔心理学,王国维先生的诗歌理论;而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则是本书取之不尽的源泉。在一定意义上,本书可以说是我学习王先生、朱先生、钱先生诸大师著作的心得体会。我在书中转述或阐发诸大师的见解,引述其文字,如果无大悖谬,也就十分幸运了。至于鉴赏文字,则多为一己之会心,略无依傍,务去陈言,作为“灵魂的冒险”,也是赏心乐事,神而明之。对某些作品有所訾议,无非就诗论诗,无关于作者之地位与声望。

本书之命名,踌躇再三。取名《诗的秘密》吧,诗本无秘密可言;取名《诗歌津梁》吧,恐怕无人问“津”;本是舌耕余暇所为,可名《三余说诗》,又反觉雅得俗不可耐。最后定名为《诗歌常谈》,因本书确实“卑之,勿甚高论”,纯属“常谈”。朱自清先生有《经典常谈》,吕淑湘先生有《语文常谈》,此名则既合见贤思齐之古训,又存妄附骥尾之奢望,用石达开的话说:“孺子其自负哉!”

本书得以写成,与我的妻子张春华女士是分不开的。是她,以她善良的心灵,刚强的性格,与我相濡以沫,风雨同舟,度过了不堪回首的艰难岁月;是她,以她的俭朴和勤劳,操持家务,鞠养维幼,才使我能够伏案操觚,在此,谨赋《赠内》,以表深情:

露白风丹阴又晴,

崎岖世路亦坦平。
青山难饜罗汉肚，
绿水可裁丽衣裙？
曾惊苍颉遭风雨，
不求吕祖点黄金。
育成明珠堪悦目，
老蚌无语且偕行。

本人学殖浅薄，加之环境限制，疏漏不当之处，自知不免，付梓之后，不用说获得少许赞誉，即使受到批评，哪怕是严厉批评，也是万幸。“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批评，总是一种反响吧。这就是本人对《诗歌常谈》的最大祝愿。“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文心雕龙·诸子》）是为序。

题 词

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李白这首诗，从古到今，该引起了人们对于庐山瀑布多么美丽的想象！多么引人神思飞越，浩气盈怀！

人的生命，不就像这美丽而壮观的庐山瀑布吗？

人的生命，难道不像这瀑布一样，在不停的运动中保证了自身的稳态吗？在由运动而保证的稳态中以显示自身的壮观而美丽吗？

然而，生命，生命的运动，运动着的生命都基于需要和需要的满足。

有物质需要，有精神需要。

人为万物之灵，精神需要更甚于物质需要。

精神需要,精神需要的满足,表现在宗教信仰,在哲学探索,在科学研究,在艺术创作与鉴赏中。

于是,人们需要音乐,需要绘画,需要影视,需要文学,需要小说、散文,需要诗!

任何人都需要诗。

并非任何人都能写诗,但任何人都应当欣赏诗。诗中有真,有善,有美;有花,有月,有爱。不仅写诗,真正能赏诗,也应当是诗人。

任何人都需要诗,青年人尤其需要诗。

青年是诗的年龄。青年就是诗!

每个青年人都应当读诗,赏诗;会读诗,会赏诗;读好诗,赏好诗。

诗是那样广袤,那样深邃,那样美丽;有如那美丽、深邃而广袤的夜空,那繁星灿烂的夜空。那夜空的灿烂繁星,远离了世俗的一切琐屑、卑污;仰望那夜空,那繁星,使人高尚,使人空灵,使人智慧!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瀑布中的每滴水珠都似从银河落下,青年朋友,我们每个人不也是天上的一颗星吗?

让我们的生命回到星空,回到美丽、深邃而广袤的星空吧!

目 录

自 序	1
题 词	1
一、什么是诗 ·	
——一个司芬克斯之谜	1
二、境 界	
——诗的审美范畴(一)	27
三、意 象	
——诗的审美范畴(二)	47
四、阳刚与阴柔	
——诗的审美范畴(三)	78
五、精炼与删汰	
——诗的语言(一)	98
六、回旋与往复	
——诗的语言(二)	121
七、错综与变化	
——诗的语言(三)	140

八、构思

——诗的技法(一) 159

九、象征

——诗的技法(二) 178

十、用典

——诗的技法(三) 199

十一、忧愁

——诗的母题(一) 218

十二、爱情

——诗的母题(二) 234

十三、风景

——诗的母题(三) 253

十四、朦胧

——诗的一个风格类型 278

结束语 300

跋 303

一、什么是诗

——一个司芬克斯之谜

我的这本小书谈的对象是诗,第一个碰到的问题自然是:诗是什么?遗憾的是,我们不可能三言两语回答这个问题。黑格尔说过:“不可能预先说出逻辑是什么,只有对逻辑作了全面的阐述之后,才可能产生有关逻辑学的知识。”^① 对诗而言,也是如此。人生于世,无论宏观微观,科学发达昌明,已达到惊天地泣鬼神的程度,可是对人,对人生的认识却依然不足。维特根斯坦曾经讲过,一切科学问题都可能得到解答,但人生之没有解答,依然如故。这自然是慨乎言之,过甚其词。诗歌是与人,与人生相附着的,

^① 转引自鲍列夫:《美学》,第2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虽然诗的历史是如此古老,无数人写诗,无数人谈诗、论诗,诗至今都没有公认的定义,就并不奇怪了。

台湾诗人洛夫写道:

你们问甚么是诗
我把桃花说成夕阳

如果你们再问
到底诗是何物?
我突然感到一阵寒颤
居然有人
把我呕吐出的血
说成了桃花

洛夫用诗的形式,形象地说明了他的诗是其心血所凝,精诚所化。而这并不能让一般人不再探询:什么是诗,“到底诗是何物”?

诗人绿原说诗:

是人类最想说
而又没有说过
而又非说不可
而又只好这样说的话

绿原强调了诗的独创性。但独创性并非仅属于诗。《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恐怕也适用绿原的描述。万有引力定律， $E = mc^2$ ，也同样是人类最想说，而又没有说过，而又非说不可，而又只好这样说的话。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写道：“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不用说，比喻毕竟仅仅是比喻。而这比喻又颇蹩脚：植物可以不开花，不结实，或花而不实，而诗不能无声无义，或有声而无义。

又一位诗人干脆说：“诗就是诗。”看来更具果断干脆。不过，主宾同词，于诗人则可，而在逻辑上，宾词对于主词，既不表达同一性，又不表达类属性，毫无意义可言。

数年前，有人给诗下了一个“定义”：“诗，是一种能集中地表现丰富的现实生活和抒发复杂的人类情感的文学样式。它是诗人用浸透感情的、有内在节律的、形象而富于质感的语言，通过比喻、夸张、拟人、化物、象征等一系列手段，把某种独特的感受抒发出来的表达方式。它是深细的思想和饱满的感情，在创造性想象的过程中交融在一起而显现出来的一种精炼而富于感染力的艺术。”^① 又是文学样式，又是表达方式，又是富有感染力的艺术；既是现实生活，又有人类情感，还有独特感受；既要创造性想象，又要富于质感的语言，还要一系列什么手段，简直包罗万象！这使我们联想到朱光潜先生在《谈美书简》中对某位美学

① 谢文利、朱长青：《诗的技巧》第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家的尖锐批评：“这种玩弄积木式的拼凑倒也煞费苦心，可是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二

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如马克思所说，不外哲学、宗教、科学、艺术。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文学、绘画、雕塑、建筑、电影、戏剧、书法、电视、摄影、杂技等。按作品展开的形式不同，分为空间艺术、时间艺术；按作品表现的形态不同，分为动态艺术、静态艺术；按作品的审美主体（欣赏者）作用的不同，分为视觉艺术、听觉艺术；按作品包含的艺术种类多寡的不同，分为单一艺术、综合艺术。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体的时间艺术，静态，单一，诉诸视觉。诗即是文学艺术中最古老的一种。诗所使用的语言媒体具有特殊性。诗的语言是有节律的语言。所以，我们可以说，诗是用有节律的语言写的文学作品。但是，全称肯定判断的宾词是不周延的，并不能说，凡用有节律的语言写成的作品就是诗。因此，我们不妨从外延方面，用否定方法考察，把那些用有节律的语言写成的并非诗的作品认识清楚。

儿时描红，启蒙老师的影本写着：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楼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四句二十字的整齐韵语，读来上口，写来有味；既让孩子们学会十个数目字，又配以烟村、人家、楼台、花枝；既有汉字的各种结构，又有汉字的各种笔画；至今记忆如新。但它不是诗，从整体上讲，它并不表现什么，它没有“意义”。具体作用止于描红、识字。

唐朝的张打油写过一首咏雪的“诗”：

江山一笼统，
井上黑窟窿；
黄狗身上白，
白狗身上肿。

也是四句二十字的韵语，且真实地写出了张打油在雪天观察之所及。但观察止于眼睛，与人的心灵没有任何联系。要说这是“诗”，就只能恰如其分地称为“打油诗”。它属于张打油先生个人，不属于大家；属于大家的口，不属于心。

北宋名诗人苏舜卿居然也写过这样的“诗”：

既以脂粉傅我面，
又以珠玉缀我腮。